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二十六回 王夫人復作消寒會 賈探春重徵詠雪詩

話說眾人在暖香塢吃過了飯，薛姨媽便與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四人鬥牌。平兒、馬氏、蔣氏、胡氏便到秋爽齋來閒話，因也鬥起牌來。這裡探春問道：「你們都有了幾首了？」史湘雲道：「我才有了兩首，要不是吃飯也就得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們是兩起交卷，還是一起交卷呢？」探春道：「作兩起的好。」李紈道：「一起攪雜，就看不清爽了。」說著，邢岫煙早已交卷。接著，傅秋芳、寶釵也有了。史湘雲道：「你們都有了麼？我只好草草塞責了呢！」因趕著，便也完了。探春、巧姐接著都完了。李紈道：「我只就交卷的先後，挨著看了。」因先把邢岫煙的取過來看時，只見上面寫著是：

霽雪邢岫煙

朝來喜聽鶯聲聲，日映銀沙照銀明。
料得今朝消不盡，知他待伴始同行。

殘雪

留與梅花伴歲寒，庭隅猶有雪平安。
劇憐玉潤冰清質，珍重還思幾日看。

李紈道：「老手的意思，不消說是好的了。」因又把傅秋芳的拿過來看時，只見上面寫道是：

聽雪傅秋芳

寂寂無聲夜閉門，增寒不信火猶溫。
偶聞窗竹生微響，知是姍姍玉蝶魂。

看雪

試看寒林化玉龍，四圍白滿射雙瞳。
須知天地無私處，人在瓊樓玉宇中。

大雪

千山萬徑少人蹤，知否天公玉戲工。
傾倒玉塵三萬斛，亂飛宇宙鬥雌雄。

踏雪

欣然踏雪出柴門，特為尋梅過遠村。
愛煞銀沙鋪滿地，悔教屐齒破新痕。

煮雪

掃取梅花枝上雪，竹爐鬆火趁煎茶。
休言當酒消良夜，風味全然勝黨家。

殘雪

乘有經年雪未消，銀沙猶覆沁芳橋。
東風切莫輕吹去，留取鴻泥伴寂寥。

李紈道：「這《聽雪》、《大雪》、《踏雪》、《煮雪》四首都好，惟有《殘雪》裡頭『銀沙猶覆沁芳橋』這是本地風光，不可為典，未免俳諧，近於打油體了。」史湘雲道：「興到筆隨，偶一為之，還不為過。這《聽雪》的『偶聞窗竹生微響，知是姍姍玉蝶魂』，那《踏雪》的『愛煞銀沙鋪滿地，悔教屐齒破新痕』真是傑作，我要擱筆呢！」李紈因又挨著看了寶釵的，念道：

看雪薛寶釵

一望乾坤玉琢成，光搖銀海欠分明。
已無缺陷崎嶇路，更有何人著不平。

踏雪

飛雪初停興頗饒，獨來深處踏瓊瑤。
卻因一路人行跡，知有梅花隔野橋。

煮雪

手把茶鐺下玉階，竹爐煮雪趁幽懷。
良宵湯沸車聲急，燭影光中墮紫釵。

春雪

六出花飛五出花，依然遍地玉無瑕。
東風有意催新綠，一夜吹融萬里沙。

李紈笑道：「到底是他的不同，沉著痛快的很呢！」史湘雲道：

「好個『已無缺陷崎嶇路，更有何人著不平』，推開一層，說出大道理來，好的了不得。諒想《看雪》總要讓這一首的了。並且『卻因一路人行跡，知有梅花隔野橋』，這樣搖曳曲折，還不是登峰造極之句麼！」李紈笑道：「且等看完了，再細細兒的評論。」因又看史湘雲的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欲雪史湘雲

北風連夜吼空林，天壓雲低覆遠岑。
最是一年冬景好，詩情畫意兩關心。

聽雪

模糊細響欠分明，不是瀟瀟暮雨成。
恰似蟹沙聲漸急，擁爐靜夜隔窗聽。

立雪

獨立衡門看雪飛，愛他梅瘦漸添肥。
講筵不綴人忘倦，也學程門是也非。

臥雪

黑甜一枕裹寒衣，栩栩魂隨玉蝶飛。
夢到袁安僵臥宅，芭蕉窗外果然肥。

李紈道：「你這《聽雪》、《臥雪》兩首，就很好，怎麼還說是草草塞責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你這《聽雪》的一首，給蘭大奶奶的都不相上下呢！總好這《臥雪》的一首，想頭更好，用筆玲瓏，竟是無出其右的了。」李紈因又看探春的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看雪賈探春

無數青山盡白頭，擁爐鎮日裏重裘。
試舒冷眼憑高望，好濯塵懷上玉樓。

踏雪

踏遍瓊瑤宇宙寬，緩行袖手不知寒。
騎驢只怕山橋滑，且訪梅花慢步看。

李紉笑道：「這兩首都好，怎麼你也只作了兩首麼？」探春道：

「我昨兒雖然擬了題目，並沒想到先作。今兒作的時候，本打量還做兩首呢，因見他們都交了卷了麼，還作什麼呢？」李紉又看巧姐的，見是《大雪》、《積雪》兩首，因念道：

大雪賈巧姐

雪滿空山大地平，林封沒蹀少人行。
何當乘興扁舟夜，好寄當年訪戴情。

積雪

山色全然改卻青，空林玉樹得佳名。
天寒最喜消難盡，何只書窗一夜明。

李紉笑道：「這算難為他了，竟很去得呢！我近來久不作詩，只怕還沒有他這個想頭呢。這裡頭《看雪》、《聽雪》、《踏雪》、《大雪》、《煮雪》五個題目都有重著的。《看雪》是寶妹妹的第一了，次之就算三妹妹。《聽雪》是史大妹妹，次之就算我們媳婦。《踏雪》是寶妹妹第一，次之就算三妹妹和我們媳婦，這三首都好。《大雪》是我們媳婦，次之就算巧姑娘了。《煮雪》的兩首都好，不相上下。通看起來，是寶妹妹第一，史大妹妹第二，邢妹妹第三，三妹妹第四，我們媳婦第五，巧姑娘第六。你們看公道不公道呢？」史湘雲道：「別人倒也罷了，只是屈了你們媳婦了呢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婆婆原沒個公然高誇媳婦的道理，他這謙處卻也怪不得他。依我公論，蘭大奶奶第三，邢姐姐第四。」邢岫煙道：「不錯，三妹妹評的公道。我的那兩首詩，還不及三妹妹的兩首呢。三妹妹第四才是。」寶釵道：「那是已經定了的，二嫂子，你也不用謙虛了。」李紉道：「日天短了，今兒已不早了，還有一個題目呢，我是已有了四句了，你們怎麼樣？」在家都說：「一首還容易，我們也就作罷。」

於是，大家都拈筆尋思。不一時，李紉早先有了。接著，史湘雲、寶釵也有了。又等了一會，邢岫煙、傅秋芳也有了。

因催著探春、巧姐完了，騰出來大家公看。只見李紉的，上面寫道：

消寒會即事李紉

寒氣頗侵人，嚴冬負好晨。
聚談堪祛俗，促坐可相親。
綠酒能消冷，紅爐即是春。
香山與洛社，難辨主同賓。

大家都說：「好。」史湘雲道：「稻香老農，如今越發老了。

你看他竟公然要學香山九老、洛社耆英呢！」大家都笑了。於是，又看史湘雲的，見是：

消寒會即事史湘雲

唐有王元寶，暖寒作會佳。
追蹤懷古哲，繼美到吾儕。
酒滿浮金盞，春生遍小齋。
頓然忘凜冽，疑有避寒釵。

大家都說：「這首更好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清新俊逸，只怕這首要壓卷呢！但只是結句『疑有避寒釵』是給寶姐姐玩呢！這『避寒釵』可不是『寶釵』麼？寶姐姐要罰你的。」湘雲道：「信筆所到，就講不起避諱。況且，並沒說他什麼壞處。我知道，寶姐姐他是不怪我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雲妹妹，他自來說話都沒什麼忌諱的，再看別人的罷。」於是，大家又看，卻是寶釵的。大家因爭著念道：

消寒會即事薛寶釵

置酒群高會，消寒興不孤。
蓮燈燃綠蠟，獸炭■紅爐。
詩思留風雪，冰心在玉壺。
本來原耐冷，此際也吹竽。

大家都說：「到底是他的，與別人不同，另開生面，果是高手。

」邢岫煙道：「後四句足見襟懷曠達，風雅宜人。寶姐姐真是詞壇赤幟了呢！」大家隨又看邢岫煙的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消寒會即事邢岫煙

嚴寒消不得，袖手苦逡巡。
白雪去苛政，紅輪來故人。
會同人似玉，談笑座生春。
廣廈與大被，千秋語尚新。

大家都說：「這首高古，也不亞於蘅蕪君之作。」因又看傅秋芳的，大家念道：

消寒會即事傅秋芳

炎涼天世態，酷冷作何消。
綠酒螺杯注，紅爐獸炭燒。
消寒徵好句，說快賭良宵。
慚愧狐裘士，居然竟續貂。

大家都說：「這首意思又好，聲調也高。」因又看探春的，見是：

消寒會即事賈探春

風雪原佳境，其如苦太寒。
消他三斗酒，會我一身安。
覓句心情暖，擁爐笑語歡。
好張雲漢畫，相賞共盤桓。

大家都說：「這首風味自然，結句清麗，也是好的。」因又看巧姐的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消寒會即事賈巧姐

共擁薰籠坐，冬閨集豔時。
避寒憑好會，生暖借新詞。

玉脰金齏列，紅燈綠酒宜。

偶思龜手藥，善用始稱奇。

大家都說：「這首也不弱，看起來今兒這題目的詩，總都很好。

「李紈道：「依我看，這幾首詩又還是寶妹妹第一，史大妹妹第二，邢妹妹第三。你們看我評的公道不公道？」眾人都說：

「這評的很是。除了三鼎甲之外，那就各有各的佳句，都算不相上下了。」

說著，只見平兒、馬氏、蔣氏、胡氏一起笑著進來了。寶釵道：「你們都到那裡去的，怎麼這半天都沒見你們呢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你們沒了事，都尋著去煩心玩兒。我們雖不會做詩，也學你們去尋著煩心去玩兒呢！」馬氏笑道：「我和他們都到我那裡去閒坐的，因說白閒著做什麼，不如咱們也鬥牌罷，因此咱們四個人就鬥了半天的牌。」李紈道：「怎麼倒歇了場了麼，誰贏了呢？」馬氏笑道：「璉二嫂子一個人贏了，他贏了就不來了。」平兒道：「我怕上頭太太們歇了牌，好上去伺候的，故此早些歇了。」李紈道：「這倒也說的是的，沒有個太太們歇了牌，你們還沒歇的道理。平丫頭贏了多少錢兒，明兒可要拿出來做個東道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通共贏了十來串錢，還做什麼東道呢？」李紈笑道：「你明兒把錢都交給我，我給你辦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人回太太們牌也歇了，問你們詩可作完了沒有？打量要坐席了。

於是，大家一同到裡邊來，原來薛姨媽、邢、王二夫人都輸了，只有尤氏一個人贏了。當下見眾人都進來了，王夫人因問：「你們詩都做完了麼？誰做的好呢？」李紈道：「也不過大家玩兒，都也差不多兒，沒有什麼高低。」因問：「姨媽今兒采頭好，贏了多少呢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我和你們兩位太太都輸了，就只是你大嫂子一個人贏了。我們漸漸兒的都老了，那裡還是他們少年人的對手呢！」尤氏笑道：「那是姨媽讓我呢，我自來鬥牌武藝兒就平常，今兒虧得是手氣還好，牌也上張，要不然也是要輸的。」說著，人回酒席都齊備了，請示怎麼擺？王夫人道：「還給早上一樣擺就是了，你們還照先前坐罷。」於是，還是薛姨媽、邢、王二夫人、探春、巧姐在裡邊坐了一席，餘人在外邊坐了兩席。席散之後，薛姨媽、邢夫人、蔣氏、尤氏、胡氏俱各回去了。岫煙、湘雲、探春、巧姐就在暖香塢裡住了。四人談了半夜的詩，方才收拾歸寢。

次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回到王夫人上房走了一回，便仍回到園中，先往怡紅院來。大家坐定，史湘雲道：「到底寶姐姐的學問高，你看詩社回回都是他的出色。最妙是昨兒《看雪》的『已無缺陷崎嶇路，更有何人著不平』，是何等胸襟！那《踏雪》的『卻因一路人行跡，知有梅花隔野橋』，是何等的風味！」傅秋芳笑道：「我還有兩首詩沒呈政呢！」因取出來，與眾人公看。湘雲忙接了過來，打開給大家同看。湘雲便念道：

踏雪

愛從無影月中來，幾度蹣跚踏鳳鞋。

忽地凌波羅襪冷，不禁狂笑墮金釵。

煮雪

只疑天女散瓊花，飛滿盧仝處士家。

料得不須勞出汲，好炊玉液旋烹茶。

湘雲念完了，道：「這詩倒清空，一氣堆砌全無，卻不像大奶奶你的口氣呢！」

傅秋芳笑道：「這原不是我做的。」探春道：「不是你做的，卻是誰做的呢？或者從前的人原有這詩也未可知？」寶釵笑道：「那都不是的，這必是我們秋水姑娘做的。他學詩不久，心地空靈，卻句法清麗，往往有出藍之意。真是詩有別裁呢！」

「探春道：「是的呀！你前兒就說他會做詩的，我只道他不過學做罷了。早要知道他的詩這麼好，昨兒就該請他的呢！」傅秋芳笑道：「姑媽言重的緊了，他那裡當的起呢！」探春道：

「什麼話，任他是誰，有了這樣的聰明，總該另眼相待的。這孩子很好，他沒在這裡麼？」傅秋芳道：「他在家看屋子呢。」

「寶釵道：「明兒再當社的時候，叫他入社就是了。」湘雲道：

「這要到幾時才當社呢？」傅秋芳道：「難得三姑媽、史大姑媽、薛二舅母都這麼興頭，我明兒在我那裡就請一社使得麼？」

「大家都說：「這就好的很了，明兒添了秋水姑娘，又多了一個人了。你打算做什麼題目呢？」傅秋芳道：「我打量還是『詠雪』十二題。」湘雲道：「那未免似乎搜枯了呢。」要知大家怎麼說，且聽下回細表。